

兩當軒集



I 222.749 / 040

〔清〕黃景仁 著
李國章 校點

兩當軒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兩當軒集/(清)黃景仁著;李國章校點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.3(2010.1重印)
(中國古典文學叢書)

ISBN 978-7-5325-2512-6

I. ①兩... II. ①黃...②李... III. ①古典詩歌—作
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①I222.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0)第 011179 號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兩 當 軒 集

[清]黃景仁 著

李國章 校點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c

蘇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市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23.375 插頁 7 字數 412,000

1983年3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3次印刷

印數:18,301—19,800

ISBN 978-7-5325-2512-6

I·1270 平裝定價:49.00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

黃景仁畫像
(據《清代學者像傳》)



兩當軒原址
(《常州報》社供稿)

朝來
細雨不合間鄉語
新編一
夜飯焚
惟底多時
赤火雲固
只照東南上
家言未
從故鄉時
故鄉農病嘆
支腰
遍野苗
三畝白
晝耕
又
一
鄉
遠
去
半
苗
楊
千
本
一
早
又
垂
陰
冬
那
堪
從
同
道
墮
死
不
活
江
千
今
處
地
同
降
霜
連
細
雨
屋
石
竹
千
面
暈
三
浪
浪
成
圓

新發現黃景仁佚詩手迹（一）

（上海博物館藏）

中逢蒼海忽飛龍頃刻千秋萬古
田區，十苗誰禁嘆下忘此物于人空
中懣懣事驚呼，百萬為東南中子重
天獻寶請收同安伯中聽我言
分陳亦東生世良幸耳
餘民

乙未仲秋寄

仲則

新發現黃景仁佚詩手迹（二）

（上海博物館藏）

前言

黃仲則的詩歌，在風雨飄搖的舊時代，擁有為數衆多的讀者。瞿秋白早年在敘述家庭的窮困生活時曾說：「想起我與父親的遠別，重逢時節也不知在何年何月，家道又如此，真正叫人想起我們常州詩人黃仲則的名句來：『慘慘柴門風雪夜，此時有子不如無。』」（《餓鄉紀程》）當他走上革命道路後，在贈送給友人的一首詩中，再次提到黃仲則：「詞人作不得，身世重悲酸。吾鄉黃仲則，風雪一家寒。」（《羊牧之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）對黃仲則的深切同情，溢於言表。

郭沫若說過，郁達夫不僅很喜歡黃仲則的詩，而且同情他的生活，似乎有意在學他，「他的短篇小說《采石磯》便是以黃仲則為主人公的，而其實是在『夫子自道』。」（《郁達夫詩詞鈔序》）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間，有關黃仲則的年譜、評傳、各種選本，陸續出版，數量之多，超過清代其他詩人。解放以後，流行的中國文學史著作，雖對他有所介紹，但他的詩集卻沒有刊印過，致使青年讀者對他的作品了解不多。

黃仲則（一七四九——一七八三），名景仁，仲則是他的字，又字漢鏞，自號鹿菲子。江蘇武進人，

故居在今常州市馬山埠。他自稱係北宋黃庭堅的後裔，世居江西，南渡時，其遠祖松軒由鄱陽遷武進，就在常州定居。祖父大樂，以歲貢生官高淳縣學訓導。父之揆，縣學生。乾隆十四年（一七四九），他出生于高淳學署，小名高生。四歲喪父，七歲時隨祖父從高淳回武進，居白雲溪上。幼年聰明好學，九歲就能寫出「江頭一夜雨，樓上五更寒」的佳句。十六歲應童子試，在三千人中，考了第一名，翌年補博士弟子員。十九歲時，娶趙氏。同年，和洪亮吉在江陰逆旅中訂交，隨後他們同以邵齊燕爲師，在常州龍城書院從學。邵齊燕去世後，他深感「益無有知之者，乃爲浪游」（《自敘》），從此他踏上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。

他爲了養家餬口，南北奔波，足迹遍及蘇、浙、皖、直、魯、湘等地。二十三歲時，入安徽學政朱筠幕，頗受器重。朱筠任滿回京，他因母老不能同去，只得返鄉。二十七歲時，應壽州知州張孫圃聘到正陽書院作山長，時僅半年，冬天即到北京。翌年春天，逢乾隆四十一年（一七七六）平定金川奏功，清高宗東巡回京，黃仲則隨各省士子去天津獻詩，考取二等，授武英殿書簽官。隨即託洪亮吉把家鄉僅有的半頃田、三椽屋變賣，將家眷接到北京。但京都居大不易，官卑俸薄，家計艱難，加上疾病纏身，陷於無法自拔的境地，只好在三十二歲時把家眷送回南方。過了兩年，以武英殿書簽官例得主簿，加捐了縣丞，便在京中候選。翌年三月，因債主逼迫，他抱病離京，再赴西安依陝西巡撫畢沅。他本來體弱多病，經不起長途跋涉的勞累，刚到解州運城（今屬山西），在河東鹽運使沈業富署中，便病情惡化，結束了貧病交迫的一生。身邊隨帶的衣裳，都爲醫藥典盡，只有零篇斷章狼藉几案，境況十分淒涼。這位才華出衆

的詩人，只在人間度過三十五年。

黃仲則生當乾隆「盛世」，清朝統治者在政治上采取高壓與懷柔并施的兩手政策，政權得到鞏固，並在一定程度上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，造成某些繁榮景象。但是，這只是行將崩潰的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現象。由於封建統治階級過着揮霍無度的生活，對農民進行苛重的剝削。地主大量兼併土地，至乾隆初「田之歸于富戶大抵十之五六，初期有田之人，今俱爲佃耕之戶」（《皇清經世文編·戶政編》）。農民被迫出賣土地和兒女，過着饑寒生活，甚至四出流亡，當時社會上的流民竟達數百萬之多。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銳的情況下，封建統治階級在思想文化領域，除大力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籠絡部分知識分子外，更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，大興文字獄，使得許多學者只好躲進書齋，皓首窮經，鑽研考據之學，來逃避這個慘酷的政治現實。黃仲則雖未成爲乾嘉學派的學者，但由於他早著詩名，同許多著名的文人學士有來往。如洪亮吉、袁枚、汪中、蔣士銓、孫星衍、翁方綱等，都是他的好友。在京師期間，他與洪、翁、蔣以及程晉芳等組織「都門詩社」。洪亮吉更是他的至友，先後相交十八年，對他幫助很大。黃仲則臨終之時，以老親弱子拳拳相託。洪亮吉聞訊之後，立即從西安星夜疾馳，日走四驛，奔到運城治喪。後來他還親自伴送黃仲則的靈柩歸葬陽湖永豐西鄉。

黃仲則雖極受當時名流的器重，如畢沅、王昶、朱筠都對他有過資助，但他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並不肯依靠別人救濟過日子。他曾想從科舉方面找出路，可是五應江南、三應順天鄉試，均未獲售；

因而一生仕途困頓，生活極端窘迫，以致窮愁潦倒，資志而歿。

他的悲慘遭際，反映在詩歌創作中，形成一個顯著的特點，嗟貧嘆苦、啼饑號寒成爲他的作品十分突出的內容。跟同時代的詩人相比，他不是一味謳歌當時所謂的「太平盛世」，更多的還是抒發不平之鳴。正如郁達夫所說的：「要想在乾、嘉兩代的詩人之中，求一些語語沉痛、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詩人氣質的詩，自然非黃仲則莫屬了。」（《關於黃仲則》）

在黃仲則筆下，悽愴悱惻之情，低徊掩抑之感，表現得十分深刻感人。《癸巳除夕偶成》詩中寫道：

「千家笑語漏遲遲，憂患潛從物外知。悄立市橋人不識，一星如月看多時。」把憂愁苦悶的心理狀態，寫得生動入微。《綺懷》十六首，辭藻綺麗，情思纏綿，雖看似描寫風花雪月和閒情逸致，但還是流露出真情實感，「似此星辰非昨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」，表現內心無法排解的悲傷；「茫茫來日愁如海，寄語羲和快著鞭」，言簡意深，說出千古來的「傷心人語」。《都門秋思》寫他舉家遷京後的窘迫生活，用「全家都在風聲裏，九月衣裳未剪裁」的名句，訴說窮愁潦倒的困境，淒苦之情，扣人心弦，無怪畢沅「見《都門秋思》詩，謂價值千金，姑先寄五百金，速其西遊」（陸繼輅《春芹錄》）。

詩人對自己的懷才不遇，採用各種藝術手法加以抒寫，有的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心聲：「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（《雜感》）；「汝輩何知吾自悔，枉拋心力作詩人」（《癸巳除夕偶成》）。有的用擬人手法，發泄自己的憤懣之情：「畫梁仍在故巢傾，誰遣依人又此行？日暮庭空飛不去，閒花於

我舊關情」(《春燕》)，這不僅是在寫燕子，而實在是寫他的身世；《圈虎行》把老虎比作有才之士，爲「市上游手兒」玩弄，「盤回舞勢學胡旋，似張虎威實媚人」，從而受到無情的嘲笑；「舊山同伴若相逢，笑爾行藏不如鼠！」寄寓着十分沉痛的思想感情。黃仲則是封建社會中窮苦知識分子的典型，他在詩中吟咏的苦難生活，從一個側面反映封建社會的本質，那就是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下，不但廣大農民掙扎在死亡綫上，而且連有才能的正直的知識分子，也難以溫飽，只能潦倒終身。這是黃仲則創作的這類詩歌所具有的思想意義。

黃仲則的詩歌雖多抒發窮愁憤慨之情，但也有部分篇章反映詩人積極奮發的抱負，以及表現對人民生活疾苦的同情和關懷。他在《少年行》中寫道：「男兒作健向沙場，自愛登臺不望鄉。太白高天尺五，寶刀明月共輝光。」一個胸懷壯志、朝氣蓬勃的少年形象躍然紙上。可惜的是這類詩歌爲數不多，只是在吟咏歷史人物時，時有流露。同樣，反映民生疾苦之作，數量也不多，但也有寫得比較好的篇章。《苦暑行》通過對江淮之間干旱景象的描寫，發出深沉的感嘆：「老親病婦甕牖底，憂飢苦暑誰相憐？明知一雨難驟得，安得將心作頑石！」《鋪海》通過對自然景物的描繪，形象生動地表現詩人的崇高願望，想使普天之下的寒士都得到溫暖：「我欲雲門峯，化爲并州刀。持登天都最高頂，亂剪白雲鋪絮袍。無聲無響空中拋，被遍寒士無寒號。」黃仲則的這類詩歌，具有一定的進步的思想傾向。

用氣勢雄偉的筆觸描繪壯麗的自然景色，是黃仲則詩歌的另一個主要內容。這類詩篇具有較強的

藝術感染力，激發起讀者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。他在四處漫遊的過程中，到過許多名山大川，「攬九華，陟匡廬，泛彭蠡，歷洞庭」，「蹤跡所至，九州歷其八，五嶽登其一，望其三」（洪亮吉《黃君行狀》），寫下許多名篇。他寫錢塘江觀潮，氣勢磅礴，蔚爲壯觀：「才見銀山動地來，已將赤岸浮天外，砰巖鏗嶽萬穴號，雄哇雄吟六節搖」（《觀潮行》）。他寫衡山日出，淡描濃抹，奇景突現：「人言此時日將出，彷彿水底離珠宮。須臾一綫吐復落，晝然萬丈車輪紅」（《登衡山看日出用韓韻》）。

《筍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》是黃仲則寫景抒情的名篇。這首詩寫于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三月二十四歲的黃仲則，參與愛才若渴的安徽學政朱筠在采石磯太白樓舉行的盛會，卽席賦詩，詩中寫出眼前的景物：「是日江上彤雲開，天門淡掃雙蛾眉。江從慈母磯邊轉，潮到燃犀亭下回。」觸景生情，發出富有哲理意味的議論：「若論七尺歸蓬蒿，此樓作客山是主；若論醉月來江濱，此樓作主山作賓。」意思說人總有一死，埋骨於青山之中，從長遠看，青山常在，是主人，而在太白樓只是作客；但眼前樓上盛筵歡飲，太白樓作主，青山不過是賓客。詩人以自信的口吻作出結論：「高會題詩最上頭，姓名未死重山丘，請將詩卷擲江水，定不與江東向流。」當時與會的八府士子，讀罷此詩，都爲之輟筆而爭相傳抄，「一日紙貴焉」（洪亮吉《黃君行狀》）。這首詩問世之後，得到高度評價，黃仲則在太白樓盛會上吟詩，同王勃在滕王閣上作賦一樣，一時傳爲佳話。

黃仲則的詩直抒胸臆，感情真摯而又含意深遠，語言明快曉暢而又妥貼傳神，富有表現力，佳詞警

句，爲數甚多，含英咀華，耐人尋味。他繼承前人詩歌創作的優良傳統，並有所創新，在清代詩壇占有重要地位。王昶曾說過：黃詩「上自漢魏，下逮唐宋，無弗效者，疏淪靈腑，出精入能，刻琢沉摯，不以蹈襲剽竊爲能」（王昶《黃仲則墓誌銘》）。吳錫麒也說：「玩其旨趣，原本風騷，清竊之思，激哀於林樾，雄宕之氣，數怒於海濤。傳之千秋，斯人不死矣。」（《與劉松風書》）

唐詩對黃仲則的創作影響最大。在唐代詩人中，他最推崇李白，在《太白墓》詩中自稱「我所師者非公誰」，並寫了不少詩篇，表示對李白的傾慕；還表示死後要埋在太白墓附近。洪亮吉對黃詩的評論較爲中肯：「自湖南歸，詩益奇肆，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。後始稍稍變其體，爲王、李、高、岑，爲宋元祐諸子，又爲楊誠齋，卒其所詣，與青蓮最近。」（《黃君行狀》）黃仲則能融會唐人詩作而自具面貌，他曾在「一則詩評中說過頗有見地的話：「愚見欲以岑嘉州、李昌谷、溫飛卿三家彙刻，似近無理。然能讀之爛熟，試令出筆，定有妙絕過人處，亦唯解人能知之也。」」這段話說明，黃仲則能博采衆長，轉益多師，形成新的風格。細讀黃仲則的詩歌，我們可以看出，他的七言詩較有特色，古體直造太白之室，有時也象韓愈；近體如《感舊》、《綺懷》等，同李商隱風格相仿；他的詩歌抒發懷才不遇的情感，類似李賀；杜甫、杜牧對他詩歌創作的影響，也有明顯的軌迹可尋。此後，宋代王安石、金代元好問等人對他的詩風也有影響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他對前代詩人絕不是純事模仿，而有獨創精神，能自成一家，正如翁方綱所說：「仲則天性高曠，而其讀書心眼，穿穴古人，一歸於正定不佻，故其爲詩，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，凌厲奇矯，

不主故常。」（《悔存詩鈔序》）

黃仲則所處的時代，學人、才人詩盛行，在創作中，「濟之以考據之學，豔之以藻繪之華，才人、學人之詩，屈指難悉，而詩人之詩，則千百中不得什一焉」（萬黍維《味餘樓詩稿序》）。在「才人、學人之詩」汗牛充棟的情況下，黃仲則以「詩人之詩」，突出其間，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，受到廣泛的贊譽，「乾隆六十年間，論詩者推爲第一」（包世臣《齊民四術》）。此外，黃仲則創作的詞，也頗具特色，前人曾謂其詞「出入辛、柳間，新警略如其詩」（王昶《黃仲則墓誌銘》）。

黃仲則的詩詞明顯的弱點是內容較狹窄，也不够深刻，主要是反映個人身世的窮愁不遇，抒發寂寞淒涼的情懷爲多，雖有憤世嫉俗的篇章，但有些作品的基調較低沉。對這種不足之處，他自己曾寫過這樣的詩句：「自嫌詩少幽燕氣，故作冰天躍馬行。」（《將之京師雜別》）由於他年未中壽，致未能臻老來詩格之細，否則，成就當更不可限量，這是極堪惋惜的。至於他寫過的《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恭紀》及《平金川鏢歌》之類的詩歌，則純屬應制頌揚之作，雖堆砌詞藻，刻意求工，却無論在思想內容或藝術技巧方面，都是不足取的。

黃仲則一生短促，但他多才多藝，除詩詞創作之外，在其他方面也取得較高的成就。他寫過駢文，雖然《浮湘賦》、《渡淮賦》已佚失，但從現存《送余扶之太原序》、《題吳竹橋集》兩文看來，通篇用駢體，文筆極爲典雅華麗。他善於書法、繪畫和篆刻。書法風格在蘇軾與黃庭堅之間，分隸更爲古雅。篆刻

於文秀中含蒼勁，間仿翻沙法，製銅印直逼漢人氣韻，有《西蠡印稿》若干卷，但目前僅見到零星的印章。繪畫作品有《蒲團看劍圖》、《江上愁心圖》、《揖樵圖》等，惜皆未傳世。

據黃仲則之孫黃志述在《兩當軒集攷異》中說，由於黃仲則曾取《史通·隱晦》篇「以兩當一」之語，命名他的書齋曰「兩當軒」，所以他的詩詞刻本多題爲《兩當軒集》。實際上，他的詩詞除收進《吳會英才集》、《湖海詩傳》、《清詞綜》、《三家詞選》外，最早刻成詩集單獨出版的是《悔存詩鈔》八卷。這是翁方綱從黃仲則遺詩一千首中選擇半數刊成，「凡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」，實際上也只好算是一個選本。黃仲則一生創作詩詞二千首，留傳下來的只有一千餘首。嘉慶四年（一七九九）趙希璜選刻、二十二年（一八一七）鄭炳文爲之完工的《兩當軒詩鈔》十四卷，收詩八百五十四首，《悔存詞鈔》二卷，收詞七十九首。道光年間曾有《兩當軒詩集》十六卷，以及《兩當軒詩鈔》十四卷、《竹眠詞》二卷刊刻，所收詩與嘉慶本相同，增加詞一百三十多首。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由黃仲則之孫志述所刻《兩當軒全集》二十二卷，附錄六卷，考異二卷，收詩一千零七十二首，詞二百一十四首，文六篇。因版本在太平天国戰火中毀去，後由黃志述之妻吳氏，節衣縮食，費了十餘年的時間，歷盡艱辛，於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重刻《兩當軒全集》，計二十二卷，考異二卷，附錄四卷，收詩一千一百七十首，詞二百一十六首，文六篇，成爲坊間的流行本。這次整理是以光緒本作底本，並補收光緒本中漏刻的詩八首，增收咸豐本所附《酬唱集》二卷。同時又把新發現的黃仲則佚作三篇，附在《補遺》之內，供讀者參閱。

